

六盘山花儿的比兴艺术

刘霞

宁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宁夏固原

【摘要】花儿被誉为“活着的《诗经》”，其比兴艺术在承袭《诗经》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本文从“比喻”与“起兴”双重维度切入，系统分析比兴艺术在六盘山花儿中的表现形态与文化功能，以期为非遗保护提供学理支持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花儿；比兴艺术

【收稿日期】2025年5月13日

【出刊日期】2025年6月10日

【DOI】10.12208/j.ssr.20250237

The art of Analogy and evocation in Liupanshan Hua'er

Xia Liu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 Guyuan, Ningxia

【Abstract】 Known as the “living *Classic of Poetry*,” the Hua'er ballads of Liupan Mountain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metaphor and evocative imagery artistry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exhibiting distinct ethnic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metaphor and evocative imagery artistry in Liupanshan Mountain Hua'er from dual dimensions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and “evocative initiation.” By doing so,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Hua'er; Metaphor and evocative imagery

引言

西北花儿作为起源于明代的多民族民歌瑰宝，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活着的《诗经》”¹。六盘山花儿作为其重要分支，扎根宁夏南部，以高亢悠扬的曲调、方言演唱与独特的比兴结构为标识。其歌词虽承袭朱熹在《诗集传》²中所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的传统，但在比兴逻辑上突破了西汉毛亨在《毛诗训诂传》³中阐述的“兴，起也。”就是由物象引发情思的作用，物象与情思不一定有内容上的联系，有时仅是音韵上的联系的框架：起兴物象与情感表达呈现显性语义关联。如“牡丹”喻情、“山雀”言志，形成“物-情-境”三位一体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既映射农耕劳作与风土民俗，又承载历史记忆与集体情感，成为解码六盘山人文生态的活态档案。

学界研究已形成音乐形态分析、跨文化传播及认知机制三大路径⁴⁵⁶，标志着研究从表层描述转向理论纵深。然而，既有成果多将比兴囿于修辞技巧，鲜见其

篇章建构功能的系统性阐发。本文立足毛亨“兴”之双义（发端与隐喻）及朱熹“托物引情”说，提出六盘山花儿的比兴本质是一种文化符号编码策略：其物象系统通过隐喻、拟人、典故等手法，在修辞层面强化表达张力，于结构层面串联意象群形成隐喻网络，使抽象情感具象化、地域经验符号化。这种“音韵-语义”双重关联的比兴机制，不仅凸显非遗活态传承的文化深度，更为当代保护实践提供了“以文释俗”的新维度。

1 比兴修辞的意象系统

六盘山花儿的比兴艺术以丰富的意象网络为核心，其修辞手法通过自然物象、生活器物与历史原型等多重编码，构建了兼具地域性与普适性的抒情体系。

1.1 自然物象的隐喻层级

（1）江河湖海：情思的液态转喻

“情思像水隔不断，山歌像海永不干；千年石莲开不败，口唱花儿透心甜”⁷不仅描绘出水的流动不息与海的广阔无垠，更深刻地隐喻了情感的绵延不绝与山歌的永恒生命力。“水”的流动性被赋予情思的绵延特

质，而“海”的浩瀚则隐喻山歌的永恒生命力。这种“具象—抽象”的双向转化，既保留自然意象的直观性，又通过通感手法实现情感共鸣。“莲花山下一道河，一对鸭子一对鹅；鹅鸭不离叫咯咯，尕妹不离情哥哥。”当歌者咏唱“莲花山下一道河”时，既是自然景观的摹写，更是情感密码的传递，在液态意象的流转中完成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建构。水的物理形态（液态）与情感状态（流动）形成同构关系，“一对鸭子一对鹅”中禽鸟戏水的场景，实为“情哥哥尕妹不离”的情感具象化表达。这种隐喻层级的建构遵循“物性发掘-情感投射-文化定型”的三阶段演化规律。

（2）花草鸟兽：性别气质的符号化

牡丹、莲花等花卉构成女性审美的核心符号。如“尕妹是牡丹花园里开，墙高着很难折上”，以牡丹的华贵暗喻女性之美，同时通过“墙高”的物理阻隔象征求爱困境。更有“牡丹与水莲争艳”的对比修辞：“你维的花儿我没见，听说像一朵牡丹；我维的花儿你得见，就是那刚开的水莲”，通过植物属性差异（牡丹雍容—水莲清丽），映射不同女性特质的审美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花儿也有突破传统审美定式的范例，在“我有心上山折牡丹，手颤着折了个马莲”中，以马莲“根茎粗短、花色单调”的特征，构建反讽式比喻，展现民间对美丑辩证的深刻认知。

鸟兽意象则被赋予人格化特征：“麻利着好像个鸽子”，以猛禽的迅捷喻男子行动力；“放羊的阿哥羊群里看，羊群里来狼着哩”，“羊群里的狼”颠覆传统认知，将狼的“鹤立鸡群”特质转化为对女性强势形象的另类赞美，体现民间叙事的解构勇气。

（3）日月星辰：身体美学的宇宙化

在六盘山花儿的抒情传统中，日月星辰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组成部分，更被升华为身体美学的诗性坐标。歌者将人体局部特征投射于浩瀚天宇，创造出极具张力的审美意象群。这种天人互喻的修辞策略，既暗合中国传统文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方式，又在民间智慧中发展出独特的宇宙化身体想象。

眼眸与星辰的互文系统最为精妙。在“尕妹妹的身子是花枝，黑眼睛像星星闪来”，“天上的星星没数儿，启明星第一着哩；花儿多得没数儿，尕妹子耍稍着哩”唱词中，星光的物理属性被转化为视觉的灵动特质：启明星的孤高对应目光的专注，银河的密集映射眼波的流转，流星刹那的光华暗示眼神的惊鸿一瞥。面容审美则呈现出日月同辉的时空叠印。“星星上来出齐了，月亮上来把光压了；尕妹妹模样世全了，眉毛香头子画了”

运用天体力学暗喻面容的视觉张力：满月的清辉象征面容的皎洁，而“压光”的修辞既暗示面容对月光的超越，又在“压制—反衬”的辩证关系中强化二者的共生关系。更富深意的是“月亮上来是疹子红，太阳上来是品红；看着尕妹妹越心疼，红裹肚儿穿了个紧称”的晨昏交替意象，月晕的朦胧红晕与朝霞的明艳品红，分别对应面容在不同光线下的美感层次，将面部色泽变化纳入宇宙昼夜的宏大节律。

这种身体美学的宇宙化书写，深植于西北高原的地理经验。在海拔两千米以上的苍茫天地间，人体与星月的视觉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银河垂地似可掬水，初升红月大如车轮，这种超常规的视觉经验催生出“身体即微缩宇宙”的认知模式。这种修辞传统突破了个体审美经验的有限性，达成了天人交融的意境，暗合着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的哲学高度，在星月辉映中完成对生命存在的浪漫确证。这种将人体局部与宇宙宏阔相联结的修辞，展现了民间诗性思维的超越性。

1.2 生活物象的符号化转喻

（1）器物与身体的符号置换

“身材不大脸又乖，庄子里你就是盖盖”。“盖盖”从炊具的封闭功能升华为对女性社会价值的极致肯定，它被赋予“人尖子”的象征意义，通过日常用品的“顶部”位置隐喻社会层级的顶端存在。“尕妹活像个手镯子，戴不到阿哥的手上”。手镯意象则以佩戴关系暗示情感归属的渴望与失落，建构出“可望不可即”的情感张力；“合绸子我合布，布把绸子配不住”更以织物质地差异隐喻阶层隔阂。

（2）农耕文明的隐喻投射

农作物成为身体美学的直接载体：“尕妹站下好比一颗葱，坐下是惹人心疼。”通过葱管挺拔的形态映射女性身姿婀娜；植物生长规律被创造性转化为人体审美范式：韭菜悖论“园子里种下的绿韭菜呀，你不要拔呀，你让它绿绿地长着。”将蔬菜持续生长的自然需求，转喻为对女性青春驻留的集体期待，形成动态审美观：“我搁下的花儿你没有见，人里头挑下的牡丹。你搁下的花儿我见了，猪不吃的半根芩莲”。粗糙的芩莲成为丑女符号，与牡丹形成美丑二元对立，折射出农耕社会的视觉评判标准。

（3）牲畜的力量符号学

畜力工具转化为身体政治的表意系统：骡马体格转译“青石峡里拉沙子，黑骡子拉了个轿子。”将运输牲畜的负重能力，转译为男性体魄的力量美学；“大马带的铃儿来了，单单寻着你来了。”铃铛声响则构成力

量的可听化呈现。形成“畜力-人力-生命力”的连续性符号指涉，这种转喻机制遵循“功能解构-特质提取-价值重估”的转化路径。田野观察表明，此类意象在求爱花儿中占比较高，印证了日常物象在积极情感表达中的特殊催化作用。

1.3 历史人物、神话原型的解构性重构

(1) 历史人物的“祛魅化”重构

“维下的花儿是心上人，穆桂英算了啥了”。将女杰形象的降维处理，巾帼英雄被剥离历史光环，其“英武”特质在与“心上人”的温柔对比中失效。这种对史诗人物的祛魅化处理，实质是将集体记忆中的强势女性符号重构为抒情客体。“搁下的花儿你没见，赛过皇上家的正宫。”创造性地将权力话语纳入情爱评判体系，宫廷符号转为民间戏仿，用最高权力象征反衬民间审美自信，实现了“民间一宫廷”的话语权力翻转。这种对权威叙事的戏谑化处理，彰显了民间话语的独立精神。

(2) 神话原型的解构性重构

“花儿还比嫦娥娇，难道是王母的女子？”嫦娥意象经历双重转译，剥离了月宫仙子的孤冷特质，强化“娇”的世俗化美感；“难道是王母的女子”的质疑，实质是以民间逻辑重构神话谱系，使天界美神成为可被凡人超越的参照系。形成“凡俗—史诗—天界”的三维对照系统，这种重构机制形成“否定性对比”修辞范式：史诗/神话原型 → 祛魅化处理 → 凡俗审美主体 → 崇高性消解 → 在地特质强化。这种将个人情感史嵌入文化大传统的叙事策略，使六盘山花儿突破了普通情歌的格局，升华为承载集体认知的审美宣言系统。

2 起兴范式的叙事策略

《毛诗序》中提到的，有的比兴只起到了引子的作用，和后半部分形成形式上的呼应，但意义上并没有实质的关联。笔者认为六盘山花儿的起兴手法突破《毛传》“形式呼应”的局限，大多数用于起兴的物象与主题之间或多或少总有一定的联系，形成“物—情—境”三位一体的叙事框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生活经验的哲理转码

“枇杷开花不结籽，花椒结籽不开花；辣椒老来红起脸，百合到老不分家”。通过四种植物生殖特性的对比，隐喻婚姻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百合“到老不分家”的特性被升华为忠贞的文化符号，体现民间对自然法则的道德化诠释。将植物生长规律伦理化。“羊毛要捻毛线呢，活着教你顾盼呢，死了才把路断呢”。将捻毛线的“聚合”过程隐喻为姻缘缔结的社会机制，

揭示“外力撮合一内在稳固”的婚姻认知。“麦子黄了镰刀割，哥有话了直当说。”割麦子用的镰刀是弯的，但希望阿哥说话的方式是直接说，起兴之事与所咏之辞之间通过对比的方式连接起来，表达生动形象，主题鲜明。将生产技艺投射于情感表达。

2.2 历史记忆的当代激活

(1) 战争叙事的伦理重构

“三国手里的火攻计，曹操的兵马儿败了；妹妹年轻又仁义，好心肠把天下盖了”。用著名的历史故事赤壁之战中，孙权、刘备在强敌面前，冷静分析形势，巧用火攻，打败奸诈、狠毒的曹操的故事起兴，作为引子，通过鲜明对比，突出了仁义、好心肠的妹妹。将赤壁之战的智胜逻辑转化为道德评判标准，通过“曹操一妹妹”的善恶对比，完成史诗叙事向情感伦理的转换。“平柜还窑十八年，苦了个寒窑的宝钗；哭下的眼泪担子担，驮桶给驮了两天”。“平柜还窑十八年”对薛平贵故事的创造性改写，形成时间炼金术—苦难美学—性别政治的三重转喻结构。

(2) 佛教意象的反讽颠覆

“菩萨的身子是泥捏的，心肝肺全是草的；哄人的男人没死下，发誓么赌咒是假的”。以泥菩萨的脆弱解构“菩萨心肠”的传统意涵，通过宗教符号的贬抑化，批判虚情假意的男性形象。“心肝肺全是草的”通过解剖学式解构，将精神信仰降维为物理存在，形成“宗教偶像一负心汉”的类比系统。这种转化实质是以工匠思维解构神圣性，如民间艺人在塑造神像时“知其泥胎本质”的认知投射。“西天路苦了妖怪了，唐僧肉没吃到嘴里；头发白了腰弓了，还把你没得到手里。”这里，阿哥自比妖怪，杂妹被比作唐僧，用妖怪吃唐僧肉比喻阿哥要得到阿妹的心理。“妖怪求唐僧肉”被重构为情感追逐原型，这种转译将修行叙事世俗化为情感长征，使神话成为可触摸的情感认知模型。

2.3 天文秩序的情感赋形

“天上的星星没数儿，启明星第一着哩；花儿多得没数儿，杂妹子耍梢着哩”。以星辰亮度等级构建女性魅力的竞争性话语，通过“数级—等级”的转换（“没数儿→第一”），构建出民间选美比赛的隐性规则，将天体物理属性转化为审美资本的计算方式。“月亮上来三星走，七星儿摆八卦阵哩；二阿哥走开大甩手，站下是耀天下哩”。通过星宿运行的神秘性，隐喻男子行动的气势。这种将宇宙法则转化为情感秩序的诗学策略，展现了民间对自然规律的象征化运用。将占星术转化为求爱术的智慧，体现了农耕文明“观象授时”传统在

情感领域的创造性延伸。当歌者咏唱“二阿哥站下耀天下”时,实质是在重构天人关系——让凡人身躯具备天体的光辉属性,完成从“物理存在”到“情感恒星”的史诗级跃迁。六盘山花儿构建了独特的天体诗学系统,通过星象运行规律与人体美学的跨维映射,形成“宇宙—身体—情感”的认知三元组,体现了农耕文明“观象授时”传统在情感领域的创造性延伸。

3 结语

六盘山花儿的比兴艺术,实现了叙事范式的文化突破,是中国民间诗学传统在西北地域文化土壤中结出的瑰丽果实。其以自然物象、生活器物与历史原型为符号载体,通过隐喻、转喻与解构策略,构建了“物—情—境”三位一体的叙事框架。相较于《诗经》比兴的“音韵关联”传统,六盘山花儿更强调物象与情感的显性语义联结,形成“音韵—语义”双重驱动的抒情机制。这一艺术实践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修辞创新,更在于其作为“文化编码术”的功能:它通过物象系统的代际传承,将六盘山地区的农耕智慧、伦理观念与历史记忆熔铸为活态文化档案。对当代非遗保护而言,花儿的比兴艺术提示了一条“以诗证俗”的路径——唯有深入解析其隐喻网络与文化逻辑,才能真正实现从“保存形式”到“激活基因”的保护跃升,方能令这一“活着的诗经”

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其不朽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宋颖.“花儿”——活着的《诗经》[J].知识就是力量.2018(10)
- [2] 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3] 毛亨、毛萁.毛诗诂训传[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 [4]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宁夏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 [5] 屈文焜.宁夏“花儿”的衬字和复韵[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4(3):45-50.
- [6] 郝慧民.西北花儿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 [7] 徐兴亚,编.六盘山花儿两千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